

还是喜欢这么做。想象一下如果你有这么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每天早上一醒来就开始猜你想要什么，早饭想吃什么，上午、下午想做什么，到哪里去，要给你买什么样的衣服才好，理论上来说这个人似乎是一个理想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但如果你和这个人真的住在一起两到三天你可能就会感觉烦躁无比……所以不管是作为男朋友、女朋友，还是在电影剧组里面做同事、导演、制片人、剧作者，你宁可找那些有独立观点的人，能够跟你讨论的人，同理心当然很重要，愿意理解你的感受当然很重要，但是独立的观点，能够表达更重要。”

他非常欣赏李安导演，“因为他有一个年轻的精神，他也能够使他的合作伙伴永远保持年轻。比如他现在就进入了新的电影技术的领域，在探讨未来的电影走向。所以他在这方面的探索远远走在其他导演的前面”。在沙姆斯看来，李安在做的探索是为了让观众重新找到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体验：“也许你那时候才有5岁、7岁、9岁，有没有看电影的时候突然之间发出了惊艳声？整个电影都给你这种‘哇’的惊艳感？李安导演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建树的导演，然而他还在追求能够让他的下一部电影继续给观众们带来第一次看电影时的惊艳。”

奥利维耶·阿萨亚斯：我就像一个小作家

疫情期间的的生活：在意大利度假屋里一边隔离一边写剧本。



上图：阿萨亚斯。

法国著名编剧兼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说自己“非常幸运”，法国疫情暴发之前，他刚刚拍完电影《黄蜂网络》，并如期放映。“比我晚一点的电影只好等，或者不等院线的放映，直接上媒体平台。”

这种幸运还包括可以住在意大利的度假屋里隔离创作。“法国的电影行业，现在刚刚开始缓慢重启，有些电影院重新开门，不过并不是特别热火。有些同行们开始复工拍电影，但是繁文缛节太多了——现在我们有太多有关疫情的规定要遵守，大家要想：这个人要戴口罩，那个人要检测，这种担心太多，害得电影没办法好好拍下去。所以我目前专注于写剧本，至少要等到2021年早期再拍电影。不过在疫情期间我还是有一个小的剧本在拍摄，考虑到疫情，整个电影只需要4个演员，8-10个剧组成员。疫情带来一些焦虑、担心，但该做的事情还

得继续下去。至于未来怎样，未来不可知。”

阿萨亚斯是“电影手册派”——法国有一本非常有名的电影杂志《电影手册》，见证了新浪潮一代的诞生。阿萨亚斯的父亲就是编剧，父亲的朋友很多也是电影工作者，但他年轻时“觉得父亲和他的朋友们一点都不酷”，“当年最得我青睐的艺术形式是油画和素描。视觉艺术的爱好比电影对我的影响更大”。上学后，他一边学油画一边学法国文学，花了5个月自学了电影拍摄，“我不想上电影学院，我也不想去剧组做实习生，我觉得不如从真实的生活学习中，而不是去上电影学院”。

《电影手册》找到他让他写影评，他就为它工作了几年。“因为有这么份工作，所以我有机会能够采访一些我非常敬仰的电影工作者。我一直认为这本杂志写作是最好的电影学院。《电影手册》经常会出一些专刊，我就创作过或者筹办过有关好莱坞的